

副刊文丛

主编 李 辉 王刘纯

心香一瓣



2005—2015



虞金星 编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副刊文丛
——
主编 李辉 王刘纯



心香一瓣

2005—2015

虞金星 编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 郑州 ·

目 录

周年祭克家	郑 曼	565
一颗麦粒	郑 榕	570
天真的朋友		
—— 缅怀尊师沈浮	吴贻弓	576
遥祭冯二哥	吕 恩	584
费老不朽	吴志实	590
舒大姐	郑 榕	596
巴老，一路走好	张 锲	601
泪洒平台祭岸英	刘松林	608
学贯中西一寿翁	冯其庸	617
彩云长在有新天		
—— 写在父亲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之际		
	毛岸青 邵 华	622



怀念赵树理叔叔	舒 立	634
郁风大姐走好	黄宗英	639
中苏文学的架桥人		
—— 写在曹靖华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		
	高 莽	642
儒雅君子	宫洁民	650
爱能延续生命	苑 茵	654
送别与怀念	晓 风	659
“画痴”张守义	鹿耀世	665
妈妈睡了	臧小平	670
春风中的送别	徐惟诚 李庚辰	675
含泪忆斤澜	邓友梅	680
送别何满子	王春瑜	686
怀念丁聪	方 成	691
哭罗京	鲁景超	694
远去的话剧大家	蓝天野	699
可诵的诗		
—— 悼宪益老友	黄苗子	703

相信生活，相信爱	铁 凝	708
怀念华君武	方 成	714
夫子肝肠魏晋骨		
—— 怀念郭预衡先生	万光治	717
最难风雨故人来	李仁臣	723
他步入了自己建造的天堂		
—— 悼史铁生	叶廷芳	735
散尽千金情义间	王大豪	741
他在疾风里扬着头		
—— 忆念彦涵先生	广 军	748
做客白杨家	李德润	755
曲终情未了	王 蒙	762
在罗公身边	郭 旃	766
永远乐呵地想你		
—— 回忆父亲黄宗洛	黄海波	772
纪念启功先生	袁行霈	778
送别是之大兄	郭启宏	783



一边落叶一边开花

——怀念诗人雷抒雁 周 明 788

最浓最深天山情 王北会 795

永远的闻捷

——纪念著名诗人闻捷诞辰九十周年

周 涛 803

诗情难忘 屠 岸 806

忆张锲 南 丁 812

妈妈的灯还亮着

——思念父亲彭真、母亲张洁清

傅 彦 821

周年祭克家

郑 曼

克家，你去年元宵佳节驾鹤西行，已经整整一年了，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你在那个世界里生活得好吗？你的孱弱的身躯能抵御得了风霜雨雪的袭击吗？你好朋友，爱孩子，能耐得住见不到朋友与孩子带给你的孤寂吗？你最关心世界形势，能知道我们这个地球上一年来发生了哪些大事与变化吗？世事沧桑，风云变幻，你叫我告诉你些什么呢？克家，我只告诉你，你



最关心的祖国统一大业，由于台湾当局的一意孤行，海峡两岸的局势，不但没有得到改善，一度还相当紧张。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克家，你走了一年了，孩子们都很想念你，他们都好，无论是工作、学习，都很努力，大家都表示要为父亲（爷爷、外公）争气，做一个有出息的人，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为人民服好务。只有我，和医院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今还靠药物在维持。朋友们都劝勉我：“只有你身体健康，克家同志地下有知，才会感到欣慰。”克家，我很惭愧，让你不安了！

克家，我们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六十二年，祸福同当，苦乐共享，我们的心始终紧贴在一起。六十二年，在我的人生历程中是个重要的阶段，我深深地感激你对我的引路之恩，没有你当初的指引，就没有我的今天。在那风雨如晦的旧社会，你紧紧依靠共产党，运用手中犀利的笔鞭挞黑暗，与反动派进行不懈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你还是运用手中这支

笔，辛苦耕耘，歌颂社会主义新中国，歌颂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和改革开放的我们的党，歌颂勤劳勇敢、努力建设伟大祖国的人民大众。病危期间，你切开了气管，无法讲话，对着前来探望的刘云山等领导同志，你还竖起大拇指，称赞祖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你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党，殚精竭虑，创作出十二卷《臧克家全集》。为了你无后顾之忧，为了保证你的健康，我竭尽全力养育孩子，操持家务，让全家安乐和谐。你这孱弱的身躯，历经坎坷、病痛，能活到九十九岁，不能不说是我们共同创造的奇迹。

克家，你近十年来，受病魔的不断侵袭，住了十一次医院。这次，你从2002年12月开始，坚强地与病魔做了一年零两个多月的搏斗后，再也没有力气了。2004年2月5日的傍晚，是我不忍心再看你痛苦下去，请大夫停止了抢救，你睡着了，睡得那么安详！中宣部、中国作协各位领导在家人陪同下，走到你的床前，向你鞠躬告别，生怕惊醒你，含泪轻轻地退出了你的病房。在2月18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你还是睡得那么安详、

深沉。我多么希望你能醒过来，和亲人、领导、朋友及素不相识而崇仰你的读者，共话今昔；可最后呈现在我面前的，是由儿女们捧回来的你的一堆白色骨灰，何等残酷的现实！

克家，你坐在我们赵堂子胡同 15 号四合院中拍的大照片，高悬在我们的客厅里，天天对着我笑。有几次，我仿佛看见你要从照片上跳下来，我知道这是我的幻觉，你再也不可能和我坐在一起，与客人高谈阔论了。你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只等待我去和你会面，你是再也回不来了！

去年 10 月，在你跨进百岁诞辰之时，你的骨灰在中国作协领导同志和家人的护送下，安葬在北京万佛园陵园的墓穴里了，而我却病在医院，无法和他们一起去送你。而今，周年祭扫，我又不能和家人一起去探望你，你不怪我吧？克家，我只有在病床上默默为你祝福，我祝愿你这热爱大自然的诗人的灵魂，永远安息在那苍松翠柏间，和大地融合在一起，与鸟雀同歌，与山林合唱！有朝一日，我也将和你同穴，享受这大

自然的风光！

好好地安息吧，我亲爱的老伴儿——克家！

(2005 年 2 月 18 日)

一颗麦粒

郑 榕

曹禺院长说过：“在北京人艺的发展史里，必须提起两个应该长久被我们记住的名字：焦菊隐和赵起扬。”前两年看到院史陈列馆中竟没有专门介绍焦先生的展窗，我落了泪。这时焦先生突然出现了，他微笑着说：“怎么，你忘了我说过话吗？导演是一颗麦粒，必须死在土里，才能永生。”

焦先生在抗战时期翻译过丹钦科的《回忆录》，此

后一直把他作为学习的榜样。丹钦科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于1897年共同创办了堪称典范的莫斯科艺术剧院，他有句名言：“导演应当死在演员的创造里。”

新中国成立前饱受压抑和贫困折磨的焦菊隐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了机遇，长征归来的李伯钊院长让老演员叶子送来了老舍先生归国后的倾心力作《龙须沟》，一下点燃了焦先生心头那团希望之火，他决心要办成一个中国式的自己的剧院。他在离开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主任的位子时，给同学们写了封告别信，他说：“这也许是一条痛苦多于欢乐的路，但我还是决定要走下去。因为这是我多年的梦想，也是很多前辈的梦想。”《龙须沟》的演出成功了！老舍先生荣获“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于是之一夜成名；焦先生留给剧院的则是“演员必须体验生活”的信条。

1952年到“文化大革命”前，他在党委书记赵起扬的大力支持下，在曹禺院长的领导下，终于办成了一个“既贴近生活、贴近普通百姓而又避免‘媚俗’，既探索高艺术水平又不‘脱离群众、让观众看不懂’”

的中国式的话剧院。

黄佐临生前说过：“焦菊隐成功了！他手下有一批人……”其实说焦先生造就了一批人更为恰当。他认为创造一个新的剧场，必须培植一批新的骨干演员，为了使这批演员能通过心灵去了解作家，他提出了“体验生活”的理论。为了改变过去“演员就是演戏”的习惯，他把排演改叫“生活”。过去话剧演员分为两派：一派重视读词、动作等外部表现手段，一派注重理性思想分析。到生活中去体验一个人既要注意他的内心思想，也不可能摆脱人物外部特征。这在无形中缓解了话剧界多年来“体验派”和“体现派”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促进了话剧界内部的团结，培养出以于是之为首的一批骨干演员。

再就是尊重经典，理解作家，使老作家重吐芳华。

郭沫若曾在抗战时期的重庆文坛独领风骚，新中国成立后重拍《屈原》，虽名角云集，却效果平平。1956年焦先生倡导“民族化试验”，用锣鼓、身段……彰显了战国时代的激情壮志，用小桥流水……陪衬出

缠绵情思，再度激发了《虎符》的生命力。郭老看后，兴奋之余，一气呵成写出了《蔡文姬》，尽吐个人当年抛妻别子，归国抗日的壮烈胸怀。焦先生紧紧抓住这个“情”字，按照诗人的气质，在舞台上谱写出一篇荡人心魄的华丽篇章，开创了“诗意”的意境，为话剧民族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方现代主义表现派戏剧的最大难题是：静态的舞台美术如何与活动的演员融合在一起？焦先生牢牢地把握了“戏剧是行动的艺术”这一本质特征。正如王国维所说：“‘红杏枝头春意闹’‘云破月来花弄影’，一个‘闹’字，一个‘弄’字，‘境界’全出矣！”

西方现代主义戏剧强调演员形体的审美价值，他们重视中国戏剧的假定性传统，目的是为了把戏剧引向它的假定性本质。焦先生说：“我们发展戏曲传统的表演艺术，主要就是要刻画人物，而不是要表现许多技巧。”他总是想方设法把演员引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时要求把人物的所思所想通过艺术的方式展现在观众面前。

1958年风声鹤唳，焦先生的处境岌岌可危。就在这危急时刻，过去曾因出版《龙须沟演出本》而对焦先生不满的老舍先生毅然提出：“《茶馆》一定要由焦菊隐来排！”风云识知己，危难见人心，两位大艺术家再一次合作了！这次结合绽放出中国戏剧界的奇葩，震动了西方世界。文化部姚仲明副部长听取演出汇报后说：“……我们感到像《茶馆》的出去，宣传祖国所起的作用是无价的。……不是五万十万美金的问题，花这么多美金也买不来这么多赞扬的文章。《茶馆》到欧洲一演，人家对我们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同志们的意见是对的，不能一切‘向钱看’。”

焦先生的民族化试验在国际上得到了认可。美国名导演彼德·布鲁克说：“你们是现实意义表演学派，这一学派往往有两种通病：一是过火，一是瘟拖。你们恰恰克服了这两种。看了你们的演出，明白了你们所说的民族形式与现代剧相结合是什么意思。……一个民族的文化很容易为另一个民族所接受。”

近日报载有人断言：“中国缺少话剧传统……”这

话实在令人费解！中国话剧已有上百年历史，有多少人走过了多少路，难道其中竟没有一点儿经验教训可言？中国人接受外来的艺术形式，还是要“摸着石头过河”，摸索出一条自己的路。总不能一边祈祷盼望西方何日飞来一位教育“什么是中国话剧传统”的上帝，一边训诫“愚顽”的中国观众：“看不懂我离开剧场？不，那是因为你们看得太少！”

(2005年2月22日)